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五十六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遼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二

忠節

李愷

子源彭孫景讓款溫

盧奕

蔣清

張介然

崔無訛

張興

程千里

袁光庭附

薛愿

履堅附

元正

子義方季方

段秀實

子伯倫稟長文楚列

附劉海賓

吳淑

蔡廷玉

鄭瑩遠附

馮河清

姚况

周曾

孔巢父

子戡從子戡

石演芬

高沐

劉資

李郁附

辛謙

杜愷

黃碭

孫揆

李愷太原文水人父希倚中宗時爲右臺監察御史愷早聰敏迥左氏春秋開元初擢明經爲咸陽尉與臨河尉鄭巖皆爲張說所禮說令相術劉行視之言二人後當大貴說乃以女妻巖

妹婿陰行真女妻愷嚴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說
鎮并州引愷幕府入相擢長安尉爲宇文融括田判官攝監察
御史分路檢察驟歷兵部員外吏部郎中給事中素優吏幹明
於簿最甚獲當官稱舉坐失李林甫意山爲河南少尹尹蕭員
依倚權貴多爲不法愷以公正直之又屢挫左道孫旣生託修
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二人共搆於朝除清河太守有美政
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連轉河南襄陽二尹並
兼採訪處置使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封酒泉縣侯天寶載轉光
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祿山反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
侵逼就拜禮部尚書逆徒渡河不數日至城下所統皆蕃漢精
兵而封常清所募多市井白徒戰輒敗北愷收殘士數百哀斷
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乃密約中丞盧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

不敵。誓無避死。奕許之。部校皆夜絕去。及常清西奔。賊領衆鼓噪以入。殺數千人。箭及宮闕。恆坐留守宅。并奕與蔣清等皆遇害。賊傳首一宿至平原。顏真卿浴其首。結芻續體。用棺殮。歛祭而瘞之。以聞。初。贈司徒諡忠烈。賊平。再贈太尉。子十江。涵。瀛。瀛。等同遇害。惟源彭存。源方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及史朝義敗。故吏有識者贖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叅軍。轉司農主簿。痛父死難。無心祿仕。誓不婚娶。絕腥醢。依恆舊壑。今改悲林寺。祠殿。乃其先寢。未嘗輒踐。營地爲墳。預以待終。長慶初。年八十。李德裕表薦之。曰。昔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盟逆。獨始興士罕伏節。委符棄守。恬不爲耻。獨恆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爰茲以始。源復天與至孝。端心守默。經五十年。理契深要。一辭開折。百慮洗然。抱此貞節。弁於清朝。臣竊惜之。穆宗下詔曰。禮

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其子源曾閔之行可貴
神明巢由之風可希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夫褒
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
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擢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勅
河南尹以禮敦遣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疋往洛陽惠
林寺宣賜源受詔苦陳年高疾甚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因辭官
告服色絹匹竟卒於寺敬宗擢其孫河南兵曹叅軍 彭初恩
授五品官復擢明經自咸寧丞遷右補闕長子宏妻鄭氏治家
嚴訓生三子家貧偶因治墻得積錢僮僕奔告鄭曰士不勤而
祿猶懼身灾况無妄而得我何取焉亟使閉坎後景讓景莊景
溫相繼皆登進士 景讓守後已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
遺以論淮南節度王播不可因其市利加領鹽鐵遂知名沈傳

師表江西觀察副使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
素有大志事親克孝雖老猶受箠責已起欣欣如初家行修治
閨門惟謹久之自有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將奉母以行
母怒不先告期責曰旣責何庸母景讓大懼重請率方許旣至
以怒殺牙將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譴名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
節而輕用刑豈特上負天子且使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
大夫乎將鞭其背吏與大將再拜泣請一軍遂定入爲尚書左
丞蔣伸因宴客酌酒于座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衆客肅
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未幾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
道封酒泉縣男大中時進御史大夫成肅朝著劾免侍御史孫
玉汝監察御史盧侑宣宗舅鄭光卒罷朝三日論爲太過與同
姓宗屬無別諡減一日進爲吏部尚書愛獎士類拔孤仄如李

蔚揚知退皆所推引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納名留中禱憲宗
神御前射取之景讓以不得爲愧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
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授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
子太保諡曰孝生平廉潔寡慾以清德稱所居樂和里號樂和
李公李琢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其惡惡嚴如
此惟建請遷敬文武三王還代宗復入廟正昭穆亦下百官頗
以宣宗街舊怨議論不然以後德望稍衰 景溫字德已歷諫
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在
任獨舉職盧攜弟隱材下資淺由博士日遷水部員外郎人無
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人題其正景莊亦至顯官
盧奕懷慎少子大腹豐下眉日疎朗性謹愿寡慾克已自勵不
尚輿馬與兄奐名相埒而剛毅過之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叅軍

天寶初轉鄆縣令所歷有聲至兵部郎中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父子兄弟三居其官清節不易時人美之俄掌東都留臺兼知武部選事東都陷人吏奔散奕先遣妻子懷印問道走京師已朝服坐臺中被執將殺之大數嶽山罪惡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有何恨觀者恐懼臨刑西向再拜罵不絕口逆黨爲變色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博士獨孤及議諡曰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吏事精絕所居可紀矧當人士狼狽猛虎磨牙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營高足爭脫昇殿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執義不去以死全節猶慷慨激切數賊之罪雖古烈士方之者鮮或曰洛陽之亡實操兵者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愆及以爲不然昔荀息殺身不食其言

仲由結纓不避其難。玄冥勤官而水死。伯姬先禮而後身。彼四人者。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今日之亂。大於里克。孔懼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保婣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徇。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豈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諡法。國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請諡貞烈。從之。

蔣清欽緒少子。以明經擢第。授太子校書郎。調鞏縣丞。李愷表爲留守判官。與諸兄溶。演。沈。俱以幹局史事。知名于時。初贈文部郎中。加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郗爲伊闕令。太和初。起諡曰忠。

冊曰風波涵湧君子締思完名千古捐軀一時

張介然蒲州猗氏人。本名六朗。性謹慎。善琴。始爲河隴支郡。

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並委以營田度支等使進衛尉卿兼行
軍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入奏稱旨特加賜資許於河
東故鄉門列柴戟以寵異之本鄉列戟自介然始哥舒翰在西
京薦爲少府監充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郡常水陸所濟邑居
萬家素不習戰至任數日賊騎十萬渡河率兵登城謹守要害
衆聞所過慘殺吹角鼓噪不絕又見烟塵彌漫經數十里皆穢
氣不能授甲凡旬有六日城陷被執安慶緒入北郭見路中懸
勝購祿山首又暴誅慶宗狀以白祿山卽於輿中撫膺大哭會
有兵將降者萬人殺戮皆盡流血成川并斬介然於軍門命僞
將李庭望爲節度事問贈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詖博陵舊族徙長安父從禮任衛尉卿卽韋后之舅后亡
弟與蕭至忠亡女先結冥婚而無詖妻又至忠女婚時后主女

家中宗主男家供擬甚厚及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諉坐累久
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洽因
引用之轉少府監陝郡太守徙滎陽郡招募鄉兵拒賊會已拔
陳留鼓而南乘城者聞喊聲自墜如雨遂與官吏盡死賊以爲
將武令珣守之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張典東鹿人長七尺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
嬰城彌年史思明引衆傅城典擐甲持五十斤陌刀乘城賊將
入乃一舉輒數人死賊雖氣懾然城已破縛之馬前好言勸降
當受高爵對以嚴顏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賊思明
論以何不上觀天道今兵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
將面縛唐必喪亡典曰桀紂秦隋四海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
代之皇帝無違德祿山何物獨夫不過苟延歲月終卽擒耳思

野怒銘解之且死罵不絕口。

程千里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兼北庭都護二鎮節度使玄宗寵阿布思賜名李獻忠本九姓首領偉貌多權畧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祿山忌其才不相下布思懼叛還磧西數盜遂詔千里將兵討捕會獻忠爲回紇所掠以窮奔葛邏祿乃陰諭邏祿并妻子帳下數千人悉俘獻勤政樓斬之擢千里右金吾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乞節度副使拜爲雲中太守轉上黨郡長史賊屢來攻糜餼甚多就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懸門率數百騎欲直擒希德幾獲救至乃還會橋壞馬顛反爲賊執仰首乞驛報謝諸將帥可失城不可亡軍中皆泣下增備固守械至東都

爲署特遣囚於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 時西北戍兵悉入
赴難吐蕃因陷河隴郡縣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
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肯降麾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
殺妻子自焚死建中贈工部尚書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縉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
縣主女弟爲廢太子瑛妃愿坐貶官祿山亂魯貝奏爲潁川太
守兼防禦使南陽長史龐堅副之賊已陷陳留等郡方圍南陽
潁川當來往之路相與同力固守晝夜拒戰城中素無儲蓄兵
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攻之不息距城百里盧
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率
銳卒併攻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不肯降賊送於東都將
支解之或勸二人義士彼各爲其主居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

淡樹上。屬苦寒。凍死。見者哭之。

元正萬頃孫爲人脩名節善談物理舅孫悉歎已不逮擢明經書判皆高等授監門衛兵曹叅軍以父前老辭疾免崔光遠表置河南節度府遇河洛陷鞏父匿山中思明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但不汗身而死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嶼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之亦仰藥死。路人爲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以正爲冠。贈秘書少監。錄子義方爲華州叅軍。後歷京兆府司錄府尹。韋夏卿李寶繼任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會吐突承璀乃闕人用。其親屬爲右職。心甚感之。李吉甫陰德承璀與助。卽名義方爲京兆尹。李絳復惡出爲加坊丹延觀察使。一切辨治。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

御史度支員外金膳兵三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憚其不爲已
用命使新羅時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空乏賴以正色責之彘
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段秀實字成公本家姑臧曾祖師潛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
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六歲時遇母疾
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
世意不屑搜章趙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馬靈謗討護蜜有
功署府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黑衣收至仙
芝兵卻士夜相失間副將李嗣業聲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
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悉與同收散卒成軍而還署安西節度
判官遷隴州斥候府果毅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
戰勝逐北知其以羸師餌我大索果得伏兵殲之改綏德府折

衝都尉肅宗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靈武節度使梁宰欲留
觀變嗣業陰可秀實責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子方急乃欲
晏然某謂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出師引以爲副會父喪免
表起爲義王友仍充節度判官嗣業與諸將圍安慶緒於鄴輔
重在河內署兼懷州長史知州事時師老財乏督餽保道募士
市馬以助軍及聞嗣業卒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
已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代者荔非元禮高其義奏試光
祿少卿俄而元禮復被殺將佐多死士卒素服秀實恩信皆羅
拜不敢害更推孝德代之自此凡佐三府益知名吐蕃入京勸
孝德卽日赴援從鎮邠寧署試太常卿充度支營田副使會食
乏徙屯奉天畿內公廩亦竭吏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
乃以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查軍中畏戢兵還薦爲涇州

刺史時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放縱不法。多納嗜惡者。賄竄名
伍中。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擄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
狀白晞。天子以生人付公治。何見人被暴害。尚恬然耶。因請檄
署爲都虞候。俄有十七人入市取酒。刺當釡翁。壞釀器。秀實列
卒取之。悉斷首。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曰。奈何。秀實
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還老雙一人。持馬造晞門。甲者出。秀實
顧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晞曰。因曉之曰。
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又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事。
欲誰歸罪。人皆謂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存者幾何。晞拜謝曰。公幸教某。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
死。已乃設具就食。食已。稱疾作。願留宿。遂臥。中晞大駭。戒候

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領營田時大將黨令謀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黨不聽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黨怒。名農責曰。我畏段某耶。加牒背上。鞭之見血。與致廷中。秀實撫之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市穀以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菽。而欲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償汝。汝誠做天災。犯大人。擊無罪。三者尚不愧奴隸耶。令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吞遠。有處決不當。固爭之必從。乃止。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爭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不能爲理。竟殺之。璘城涇州。秀實權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開府儀同三司。大曆三年。

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有勞績僑居驛徒頗以爲怨陰結刀斧將王童之作亂約聞警鼓縱火焚積因而入城秀實謀知戒鼓人以緩其期禁戢軍中有火勿救童之不得入明日捕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一軍遂遷及璘再移鄭穎二州用秀實爲留後軍資不乏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邠戰盟倉璘師不利都將引潰兵先入城責以兵法失將者斬奈何忘死反欲安其家邪使統將悉城中士依東原列奇兵陽爲欲戰蕃衆望之不敢逼璘始夜還久之璘有疾請攝副使按甲備變璘卒擇謹愿將馬頰王喪李漢惠王賓客列家人於堂宗族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而止有族譏離立者皆捕囚之送都處候史廷幹于京徙裨將崔珍張景

華于外三人欲謀亂者一軍乃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
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安
邊策畫地而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賜第一區遣還德宗
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實封百戶以沮楊炎開陵陽
渠城原州議追入爲司農卿朱泚反意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
有人望使騎往迎名子弟與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
實語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主上何與公本以忠義
聞天下倉卒遇變當諭以禍福掃清宮室迎還乘輿公之職也
泚默然乃陰結所厚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會
源休殺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大
懼曰若果得行宗社危不容喘亟爲止牒諭胥吏岐靈岳竊取
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以追其兵旻至中路得牒還

秀實謂海賓曰。旻來。吾等無類。當直搏賊。不克。卽死。終不能向之稱臣。約定事急。海賓令言爲繼。明禮應於外。翌日。名同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元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當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奮前擊之。泚舉臂捍笏。幾中額。流血。鏃面。卽而走賊衆。未敢動。卒無後繼。因大呼。我不同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繼之海賓。明禮。靈岳等皆死。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爲人天性至孝。父喪哀毀踰禮。家庭姍姍然。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若儒者。能以介節自持。按格令。官使二料。祇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篋無贏財。賓佐至。譏軍政不及。私自涇州。被召戒其家人。遇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泚果致餼三百家。

人不能拒。輦至都。置于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嘗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寇。內有梗命之臣。禁兵寡弱。卒有非常患難。何以待之。且百獸所以畏猛虎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儼。帝不能卬。後果名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廢朝三日。詔使致祭。旌其門。周親銘其墓碑。太和中。宰相李石。鄭覃。請加贈。祔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文宗惻然可之。詔立廟。給園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子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遷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仗使。兼御史大夫。八年。檢校工部尚書。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孫凝。自鄭滑節度。

使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裴度奏忠臣後
得免貶循州司馬 文楚成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李國昌父子
引兵攻之殺於關雞臺下沙陀自此始亂 珂僖宗時居潁州
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城中皆從之賊遂潰
拜州司馬 劉海賓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累功兼御
史中丞劉文喜叛與子光國給爲奏請入對言姦慝可誅狀旣
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
樂平郡王卒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冊曰段公遺事新史庶幾不顯其光何如勿稽段非武人
奮起一時諦思始末乃見真奇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爲盛王府錄事叅軍寶曆二年拜太子詹
事封漢陽郡公加開府儀同三司久之遷鴻臚少卿右金吾將

軍建中初進大將軍爲人恭遜謙和雖居戚屬無驕貴氣人皆重之從幸奉天喧傳朱泚叛兵將屈杞與志貞爭言泚忠正篤實必不至爲戎首頃當轉逆効順宜擇大臣入京慰諭以觀其心時從幸羣臣皆憚行淑奏不以臣才望無堪願至賊中德宗甚悅退而語人曰吾知必死不欲聖情憐於犯難以爲無人且食君之祿當死君難臨危自計豈爲人臣卽日齋詔見泚具陳上屬待之意泚陽聽命留於客省不遣無何僭位害之上聞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諡之曰忠益其家實封二百戶錄一子五品正官京師平始收葬官給其費

蔡廷玉朱泚同里人少與相狎奏署幽州幕府生平有沈畧善與人交內外愛附與朱體微皆泚腹心多所吞叩恃其財雄士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曰古未有不臣而能

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控奚幽。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剋多難。可勒勳鼎。奠泚善之。諷出金幣禮士。歸天子貢賦。以助經費。又勸入朝。諸校怒縛廷玉囚之。歲餘而出。泚偏疆不改復諫如初。猶不忍殺。諭令省過。對以無過可省。乃欲殺之。廷玉夷然無懼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每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聽信。桀傲稍革。遣入京奏。琢州爲永泰軍。薊州爲靜塞軍。瀛州爲清彘軍。莫州爲唐興軍。各置團練使以支郡屬。盧龍軍幽州地稍削。泚將入朝。二人共白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自取禍也。泚不聽。隨至京。德宗禮眷殊渥。授廷玉大理少卿。幽州行營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果據城逐泚。滔壻鄭雲遠誣廷玉素毀滔。欲四分燕。滔上表言二

人雖間骨肉請殺之會涓叛帝出其表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
體後南浦尉以慰涓將行帝勞曰爾爲國受屈歲中當名還行
至藍田驛吏白左丞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
涓牒知廷玉東出曰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告子少誠少
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肆桀而
敗於將成豈天欲助逆耶今吏使出東都此殆涓計吾不可辱
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帝聞問其忠命歸柩厚賻之李晟表乞
追贈并官二子帝方招來涓寢其奏雲逵亦以涓助日悅諫不
從東室歸朝德宗擢爲諫議大夫後依李晟拜軍司馬授禮部
侍郎元和初終京兆尹

馮河清京兆人以武藝從軍爲朔方裨將從郭子儀征伐有功
授左衛大將軍復隸涇原馬璘禦吐蕃甚有殺獲建中間歷試

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姚令言既率兵赴關東以知留後判官加殿中侍御史姚况知涇州事令言旋叛河清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士誓效誠節即發甲仗器械并車百兩盡夜逃送奉天時駕初還幸六軍草創蒼黃之際戎器正乏賴其車馬甲仗軍聲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安定郡王俄檢校工部尚書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賊累遣間諜招誘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川希鑿潛通此使結兇黨害河清况挺身歸鄉里京師平贈左僕射再贈太子少傅拜况太子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功屬諫凶作稱不及以饑死

周曾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璩韋清相友善號四公子玢時爲許州鎮遏使嘗密得希烈反計首謀歸順以告李勉密求藥毒

之不死會計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
爲應僖清居中謀取希烈不克李克誠率驍軍千人劫曾與玢
燧皆殺之而收其兵清懼湯說希烈兵寡請往幽州乞師行至
襄邑奔于劉洽德宗贈曾太尉實封百戶玢司徒燧工部尚書
清封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同時死難呂賁康秀琳左右僕射
梁典朝賈樂卿侯仙欽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勉與曜
訪其家子孫雖三世有罪常降一等曾無後以兄子鄭裝與其
女各分封五十戶以奉其祀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海州司戶叅軍如珪之子少勤文史與
李白等交善號竹溪六逸永王璘問其賢辟從事不應鍊鐵民
伍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廣德中江淮宣撫李季卿薦授左衛兵
曹叅軍大曆初澤潞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檢

校庫部員外郎出爲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留後孟暉表試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尋改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普王帥荆襄仍充司馬從幸奉天遷給事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爲人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其下因久叛亦頗厭亂竊喜巢父之至欣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酒酣悅自矜其騎射拳勇若蒙朝廷見用無堅不摧說以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數日田緒構謀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因衆意令緒權知軍務而還及李懷光素服待罪其左復令與中使啖守盈宣慰授以太子太保懷光素服待罪其左右數千皆朔方蕃渾雜鹵驕悍不肅巢父宣言軍中誰可領節制者衆以嘗使魏博疑其謀出自巢父驚曰太尉盡無官矣逆

謹謀懷光不行禁止乃殺二使上聞震悼贈巢父左僕射諡曰忠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子戡字方舉初因父死錄授修武尉復舉明經書判高等授校書郎改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嘗牒澤潞言昭義節判徐攻狡猾助成虛從史惡因以益元陽代之復于進用列狀上聞竟流播州又語京兆裴武今廊坊從事彭充符乃彭偃子昔爲朱泚舍人僞作詔書指斥乘輿在京千人薦舉武卽日逐之後歷汝潭二州刺史充湖南觀察使文宗時入爲大理卿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自禱於曲池一夕大雨上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士大中後歷位通顯孫晦從子戡字勝始祕書郎岑父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幕府長

榮死虛從史代留掌書記嘗密謀從史不從截乃公言折之從史怒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忌謂舍我從人卽誣以事奏三上憲宗不得已投衛尉丞分司東都不赴調而卒年五十七贈駕部員外郎

石演芬本西域人初以武勇事李懷光畜爲假子任朔方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尤所親信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門客郤成義密往行在疏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其子璠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負我欲破吾家宜卽死對曰我鄙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爲賊今天子托公股肱公托我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爲不負公死固吾分懷光大怒因使士齎食之事聞追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後捕得成義剖心以祭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宜武軍李靈曜亂密遣使奏賊中事狀
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盜有曹濮悉逐陷賊數年卒沐貞
元中及第以家族在郟李師古奏爲判官與同列郭昉李公度
等廣引古今成敗以諭師道前後導令爲善凡千言而李文會
林英懷奸挾詐乘間日夜讒搆漸見疑忌令沐如萊州事英因
奏事至京又過邸吏密報沐等潛有誠款至朝師道大怒文會
從而搆之沐遂遇害血屬皆徙遠地與同效順崔永寵楊偕陳
佑崔清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拘之萊州備嘗困辱及淮西
平師道漸懼公度與其將李英曇乘幾說以入獻三州并質長
子師道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說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
至皆沐寃氣所爲若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乃逐英曇於萊未至
縊殺之及劉悟入郟遽召公度執手獻款與昉並爲從事憲宗

下詔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子孫具名聞奏

劉黃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精通春秋言古典亡并王霸大畧如指諸掌兼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王室之意痛憤元和後綱紀弛廢宦豎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舉漢儒董仲舒爲武帝言有未盡者一一爲陛下言之臣聞哲王之治其則不遠在陛下慎思力行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

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
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蠹維之
漸乎又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
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
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
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
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
固不可容易而守之以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
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撥亂繼作未
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
居正繼故必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
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吳子餘祭被弑書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覩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領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寡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攝斧戾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祿稔蕭牆姦生帷幪此宮闈將變也又按定公元年春王不吉正月以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况太子未立郊祀米倍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又按春秋兩相殺不書其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優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又按

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春秋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
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首亂者不達人臣大節
以安君爲名稱兵者不究春秋之微以逞惡爲義典刑不由天
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
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不能固陰重之機而漏洩之也夫上漏
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
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盡言慮
有不能用而反洩適足鉗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故徘徊鬱塞
以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
殿屏去褻狎名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掇亂
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
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

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又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凶凶在朝雖彊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曷不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矧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失於疆暴故奸臣畏死而害上漢之亡失於微弱故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秦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矣。又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其滅也今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百姓如保傅如乳媪焉則人之於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海內困窮饑寒流散方且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錄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又漢元卽

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
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自陛
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長息自喜復
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
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教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
矣。臣愚又聞德以脩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
而率從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
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
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
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
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

之必行。不可得也。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賦歛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既富則仁義興焉。既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感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又謂採災旱在乎致精誠。謹按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致頌陛下必如僖之致誠。而旱不害物。無如文之怠惰。而變則成災。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又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謹按春秋

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又謂廢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謹按春秋盟諸侯不日而葵丘。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同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黜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升疾。文史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竊除
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
閭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變之心。無伏節
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遊。均
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
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彙以刑下國。始天子而建
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愚又謂生徒惰業。由
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共事後。其行故庶官
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
者。夫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
豪彊。思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

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在此
官卽絕干禁之患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
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
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頌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
者治國之具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
今陛下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又謂博延羣彥造廷待問苟
利社稷死無悔焉者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
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
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
臣之手幸而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所願也時第策官馮宿買
倖麗嚴威咨嗟嘆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有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同時被遷二十三人所言皆冗覈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參軍李邵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賁乃敢空處。盡言指切。左右輒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焉。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夔至於垂泣。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興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必錄。獎書于策。千古光明。而賁以直言劾陛下。所問近臣。銜怒朝野。喘息萬一變。典非常。賁不幸死。天下必口陛下陰殺讒直。結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僇。人心一搯。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遠甚。內懷愧耻。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庶臣逃苟且之慙。

朝有公正之路。顧不美哉。帝不納。是後七年。果致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楚牛僧孺皆表黃節度判官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宦人深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宦官始熾。直言對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陞。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愧憤。尚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邵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辛讜。雲京孫。生而癩短才。及中人少。耕于野。力能止牛跡。里人駭異。屠牛飯之。既長。學詩書。多慷慨。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惡。初事李暉。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拘。文法能與物合。罷居揚州。

年五十不仕慨然有濟時匡難之志遇颺勛方攻泗州郡當要害薰拏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知州杜愔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幸臨教吾無憂矣薰亦謂愔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愔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薰獨北行未至愔以爲憂延樞曰必來俄而果至愔不勝喜曰城危飛鳥尚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此古人所不能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已焚淮口譙曰事棘矣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戌夜踰淮馳三十里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告急許以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薰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赴援乃逗留不進更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卽欲推刃向公昇厚本持之薰望泗州慟哭麾下皆流涕厚本義之許付兵五

百。礮。什。面。于。地。而。謝。衆。夜。半。斬。柵。大。呼。由。水。門。入。惛。亦。出。兵。表。
裏。夾。擊。賊。大。敗。人。心。始。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
塘。惛。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又。獨。往。犒。而。還。既。而。淮。南。李。
湘。與。厚。本。皆。被。執。城。益。危。譙。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
持。斧。夜。出。見。節。度。令。狐。綯。及。審。權。時。相。傳。泗。州。已。陷。疑。譙。爲。賊。
計。囚。之。乃。引。李。嶧。自。明。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
千。併。具。鹽。粟。值。淮。路。梗。不。得。進。譙。引。兵。決。戰。斬。六。百。級。乃。克。入。
城。上。譙。叫。惛。與。下。迎。泣。表。其。功。授。監。察。御。史。泗。州。團。練。推。官。譙。
無。子。凡。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得。樵。累。二。十。萬。以。猶。子。山。
僧。元。老。寄。廣。陵。託。惛。視。之。以。存。宗。祀。惛。益。感。之。諭。功。第。一。拜。毫。
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惛。宰。相。侖。躬。咸。通。
中。爲。泗。州。刺。史。聞。難。完。濟。城。墜。閱。器。械。無。不。具。及。圍。城。勸。出。家。

屬獨以身守愷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死共之。衆聞皆泣下。賊將李圓易愷。馳勇士百人入封府庫。愷陰伏甲士。陽爲好言厚禮。迎勞使賊不虞。明日宴毬場。伏發殲之。圓怒。俾城戰。傷殺數百人。退壁城西。助聞益其兵。遣人入城約降。愷怒殺之。會夜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僞建淮南旗幟以誘杜審權兵千人。盡沒。戴可師合沙陀兵二萬復爲所破。外援斷絕。賊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愷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助累不得志。遂解去。圍凡十一月。士賴拊循皆殊死奮。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黃碣。閩人。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駉表其能爲。

漳州刺史徙婺州有治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表威勝軍節度副使昌反諫曰大王振起田畝席賁輸之勤致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昔桓文不敢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王侁嬰一城爲大逆禍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也昌怒不順已斥出之又移書幕府李愬曰願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補耶或竊其書以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反求死命抵瀾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塞焉又召會稽令吳錄問策錄曰王爲真諸侯不遺榮子孫而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亦族之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以遷不知天意托邪說拒我囚而殺之昌敗

有詔求諸人後不得贈碣尚書請皆郎官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遷五世從孫揆第進士辟戶部遷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拜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刁黃嶺執揆厚禮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揆大罵不誦克用怒使以錮解之錮齒不行罵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置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右僕射

問曰唐末寂寥草竊孔墜君臣大義舟虛瓦礫昌平之疏聊以解嘲

弘簡錄卷五十六 終

弘簡錄卷五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一三 孝義

趙弘智 兄弘安 弟弘孫 孫弘 宋典貴 張志 劉君良 張道源 族孫 楚金

羅道琮 張公藝 元讓 裴敬爽 吳保安

畢構 弟胡孫 弟大經 李行休 姑李氏 梁文貞 裴寬 子詣

穆寧 子贊 子贊 元德秀 崔倫 子行 權臯

甄濟 子達 符令奇 子璘 崔邠 弟都 師 賈直言 丘為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祖肅元魏車騎大將軍父玄軌隋陝州刺

史弘智天性孝友蚤喪母爲事其父通三禮史記漢書仕隋爲

司隸從事武德初郎楚之薦爲詹事府簿太宗爲太子除舍人

預修六代史藝文類聚諸書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
出爲萊州刺史復遷太子承乾右庶子因廢免官俄拜光州刺
史永徽初召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高宗頗耽墳典方欲以
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輔不逮對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匹名
馬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崇賢館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有
文集二十卷兄弘安亦爲祭酒事之如父俸祿必以歸不敢私
後卒過期猶慟奉嫂益慎慈其姪如所生弘安曾孫於舉明經
詞舞陽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丞賜牙排後客死柳州喻
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累旬筮之遇
火貴金其食壘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
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質明日果遇一老胡問之得於墓直社

北遂歸葬，路人流淚以爲孝感。

宋興貴雍州萬年人，累世同居躬耕致養，雍和友穆修身克己。至武德二年，兄弟已四從矣，而志操不改。高祖聞而嘉之，下詔褒美以勸薄俗。又蒲州安邑人張志寬，天性至孝，遇親有所苦，已必同之。嘗爲里正，請縣忽稱母疾，求歸縣令不信，馳驗果然。慰諭遣去，後父母喪，哀毀骨立，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州里稱之。隋末賊帥王若廓聞其名，過廬不犯，遠近隣居賴免者衆。武德初，高祖遣使就弔，授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門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累代義居。兄弟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不入私房。遇大業饑，其妻屢勸分異，不從，乃竊取庭樹鳥鵲，交置諸巢中，羣鳥競鬪，舉家怪之，妻乃進言。方今天下大亂，禽鳥

尚不相容况於人乎不得已曲從分後月餘聞知其計中夜召諸昆弟哭以告之卽棄逐其妻復同居處情哭如初閭里數百家皆感其義遇盜起依之爲魚因名義成德武德七年別駕楊弘業造之見分六院共爲一爨子弟數十人皆有禮節咨嗟而去貞觀六年詔加旌表

張道源名河以字顯并州祁人年十四喪父居喪篤孝縣令郭湛表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及長重節義嘗與友人客遊會暴死悉驚怖主人潛卧尸側至曙方哭徒步送還其家隋末爲監察御史見其政亂辭歸間里義師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范陽郡公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搆賊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

其家屬以賜更資衣食遣還嘆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轉太僕卿建言官曹文簿繁冗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歷相州都督年者改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官至九卿貲產全無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幼有至行事親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州欲獨薦楚金固辭都督李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並取乃俱薦之高宗時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書見東井上疏陳得失帝優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魯南陽郡侯有清槩著翰苑三十卷紳戒三卷並傳于時然尚文刻為酷吏所搆流死發表羅道琮蒲州虞鄉人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道琮少勤學業長性慷慨崇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罪者至荆襄病死臨終泣懇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耳道琮

日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封讞而去歲餘遇
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可得設祭慟哭告以欲與
俱歸之意爾若有靈幸示其跡言訖水中忽然湧沸又祝云若
果是真願更一沸祝訖又沸遂便掘取果得其柩舊識可驗獲
與俱還當時識者稱其死不失約誠信所感尋以明經登第高
宗末官至太學博士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代同居北齊東安王高永樂詣其宅慰
撫旌表隋開皇中大使邵陽公梁子恭亦親慰撫重表其門貞
觀中復經表異至高宗封泰山駕幸其它召問所以義居之由
公藝請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上覽之流涕賜以縑帛

元讓雍州武功人弱冠明經擢第因母疾不求仕進躬親藥膳
致養間里者十餘年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菜食飲水又數

年咸亨中孝敬監國表其門閭永淳元年旌舉孝悌殊異擢太子右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爭訟不詣州縣就讓取決聖曆中中宗居春宮復拜太子司議郎謁見之日天后親論卿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其爲世所重如此

裴敬葵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太中大夫孝友著名弟兄八人同居母終廬墓哭泣無節遂致喪明有白鳥巢於墳樹下詔旌異鄉人稱爲義門裴氏父智周內黃令敬葵少聰慧七歲解屬文性復端謹孝愛宗族咸重之號爲甘露頂方十四遇父爲部人所訟詣巡察使唐臨訟其寃因令作賦大奇之事遂得釋仍表薦擢陳王府典籤無何父恭卒于官時居長安忽心痛手足皆廢泣涕不食倍道急還果聞父喪羸毀逾禮乾封初轉監

蔡御史母病棄官求醫卒贈縑帛服闋拜著作郎兼修國史儀鳳中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左庶子天后時酷吏陷流嶺南而卒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爲義安尉氣挺特不羣嘗棄家急朋友之患睿宗時姚弋蠻叛宰相郭元振拜李蒙姚州都督託以猶子仲翔表爲判官仲翔又薦與保安同里表爲掌書記往時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厚贖千緡以贖會元振物故仲翔苦貧保安留嵩州十年得緡七百不遂會妻子遠來求覓復困姚州不得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之貸以官費始得滿千時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轉鬻遠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凡十五年始得還安居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之衣服檄領近縣尉母喪服除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而保安爲彭山

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聞之嘆曰吾賴吳公生吾死
今寧可棄躬往制服。藁其骨負之以歸葬于其鄉然後去後爲
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畢構字隆擇。假師人。父憬。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構六歲能文。及
冠。擢進士。補金水尉。遷九隴主簿。修潔獨行。有古人風。居親喪
哀毀。棘甚服。終猶屏處。名除左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
等表諸武不宜爲王構。當宣讀抗聲析句。三思疾之。出爲潤州
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景龍末。名爲左御史大夫。時表
冠多坐。諸韋黨與構。詳比輕重。皆得其情。封魏縣男。除劔南按
察。振弊。梏私。號爲清嚴。睿宗嘉其治術。賜璽書袍帶。就加檢校
吏部尚書。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改戶部尚書。爲河
南尹。所在敦尚名教。有汝州梁縣人孟詵。蒲州解縣人衛大經。

卓越高行。口無二言。素深于易。人稱爲聖。不應武后辟名。構使縣令孔慎言就謁之。久之構移疾。帝親賜醫方。還爲太子詹事。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其家門孝友。繼母喪。二妹尚襁褓。鞠養成人。至是持服三年。弟相爲留司太府簿。聞疾馳歸。毀如所出。雖變服未便言笑。後終荊州司馬。子炆。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麻山不克。城陷。與家俱覆。贈戶部尚書。孫洞。增幼弱。得不殺。爲賞口。河北平宗人宏贖。以財後舉明經。爲臨渙尉。徐州張建封。聞其先世高節。篤行表。洞幕府。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聞。喜接賓客。未嘗計有無及歿。無費治喪。

李行休與兄行遠。行芳俱太宗子伊王慎孫。父琮與二弟頊王難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喪。柩旣至。茫無封樹。議者謂何因復得行休。號痛禱于天地。皇祖靈如有知。願賜覺悟。禱

畢而席寢地。是夜夢王乘舟，忽判爲二。旣而適野，見東洲中有
斷乃悟。又靈堂鎖一夕，來自棺管，上有指迹。上奇，下偶，使人占
之，曰：「屈於文爲尸，出指者，示也。」上奇，下偶，三也。先王告之矣。乃
趣其所發之，如言而獲。然一節獨闕，行休復號而寢，夢琮告曰：「
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
州刺史。行路以爲孝感，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州六道使至行
遠，先就戮，行芳幼當救，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咸共寃之。
羨其一門友悌，當世所罕。慎女李氏，封縣主，少有至性，八歲聞
慎疾，不食，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
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死，主多特貴，以奢侈相尚，主獨儉素。姊
弟謂曰：「人生在得志，獨辛苦欲何求？」答曰：「人各有所志，我志在
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而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者名。

騎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來之物。可恃以凌人乎。愧謝而退。及王薨。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時后游瘠于上。諸王妃主被害者。自垂拱後。皆藁掩。遇神龍更化。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問感慟。救其子。即爲我謝親戚。酷憤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遂卒。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

梁文貞號州園鄉人。少持學絕倫。遠從征役歸。而父母皆沒。恨不獲養。乃泣血盛墓。穿墻爲門。礎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三十餘年。未嘗暫離。不與家人言。有所問。但畫字以對。有甘露降。瑩赫白兔。馴擾鄉人。咸謂孝感。其後山水衝斷。驛路忽於原上。開道經其墓前。遠近行旅見之。莫不欽歎。開元初。縣令崔季友刊石紀之。又恒州鹿泉人李處恭。張義貞兩家。祖父異姓同居百

有餘年又青州北海人呂元簡四代同居其家畜產亦異毋共乳十四年刺史許景先與御史大夫崔隱甫廷奏其事請加旌表編入史館制皆許之

裴寬灌從弟父無晦袁州刺史初聘宰相魏元同女未成婚而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女漸踰笄家乏衣食議削髮爲尼有人言女福厚必獲令匹子孫將遍天下遂不復議北歸及荆門無晦齋裝以迎後生八子皆擢明經拔萃任內臺省外州刺史於東都仁和里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食寬性通敏略通書畫景雲中爲潤州參軍遇刺史韋詵有女亦擇婿詵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遮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令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餉鹿角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歸語夫人常求佳婿今得之矣明日會其族使

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鵲雀洗曰愛其
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何可以貌求人乎卒妻之後詵任按察使
引寬爲判官歷河南丞長安尉宇文融奏除江東覆田判官改
太常博士時疑忌日享廟用樂寬自以情立議廟尊忌早則作
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
萬騎將軍馬崇殺人王毛仲將爲賄免寬固執不從復表蕭嵩
河西節度判官歷戶兵二部侍郎副裴耀卿領江淮選復轉吏
部出爲蒲州刺史值久旱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境
內大治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饒天寶初改陳
留太守更范陽節度使痛懲中人與烏承恩通賄檀州刺史何
僧獻生口悉歸之藝夏長咸感附三職名爲戶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以祿山代之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帝嗟賞聽倚加厚

以與李適之善林甫忌其入相激怒裴敦復言寬密白敦復奏
平海賊功狀多妄敦復以金賂貴妃姊使聞於帝出爲睢陽太
守又坐韋堅親昵安陸別駕羅希夷過安陸將怖殺寬旬爲浮
屠不許復歷東海馮翊二郡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
子太傅爲人性友愛政務清簡所蒞人咸愛之天寶間稱舊德
必以爲首柳玭有言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
乃天之報施也然惑于佛喜於桑門遊習誦其書老而彌篤
子諱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性通練舉止不阿改京兆倉
曹父憂服闋轉太子司議郎未幾表號王巨襲郡營田判官母
喪遇亂逃山谷間史思明故寬將德其舊恩且聞諱名遣捕騎
跡獲之喜甚呼爲郎君僞授中丞遇賊殘殺宗室陰緩之全活
數百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當死會思明敗免以是復不坐罪

平日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挾
考功南曹二印奔赴行在拜河東租庸鹽鐵使代還對于便殿
帝問權酷利歲出納幾何詭久不對帝復問荅曰臣有所思帝
曰何思詭曰臣自河東至關輔涉三百里農人愁嘆殺菽未種
誠計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對帝曰
微卿言朕幾不聞擢左司郎中數訪政事元載忌之出爲虔州
刺史歷饒盛毫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立因大行喪禁屠
殺請奏郭子儀家奴宰羊或勸以盂少庇之詭曰非君所知時
上心猜忌尚父方貴盛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
權耳吾上可以行義又冀下安大臣君子許之時朝堂別置三
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詣奏諫鼓傍木之設所以達幽
枉延直言今詭循之人輒動天聽以爭纖微若果聽之安用吏

治乎帝然之由是悉歸有司又惡法吏舞文挾宿怨爲重輕因
獻獄官箴以諷俄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召爲太子右庶
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守凡五世尹河南視事未
嘗敢當正處悉以寬厚和易爲治不拘人以賊卒年七十五贈
禮部尚書

穆寧懷州河南人世以儒聞父元休有文學撰洪範外傳十篇
獻于玄宗賜以帛授假師縣丞擢安陽令寧自少清慎剛正重
交游任氣節擢明經授藍田尉祿山反倡義起兵斬偽景城守
劉道玄傳首郡邑檄并力捍賊適思明遣使來說郡守檄寧攝
東光令將兵禦之立斬其使郡守懼奪罷權攝與兵乃間使持
書詣顏真卿得書甚喜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卽以長
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告于真卿寧今日

得死真有輕於鴻毛願竭力佐公以定危難會賊大兵來攻勸
以持重固守計不能行真卿迫蹙奔見肅宗問拒賊狀謝曰臣
不用穆寧言不能有功帝命驛召寧將待以諫職會真卿抗直
忤旨事遂寢上元二年擢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住邗橋
李光弼以餽運不繼揚言欲殺寧寧抵徐州見光弼曰奉教命
寧主糧若公可以撥取則寧亦可以撥而徵公兵也光弼服其
言時咸羨寧得行其職寶應初轉侍御史河南轉運和州鹽鐵
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廣德初加庫部郎中
以時河運不通漕輓由漢沔徑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授鄂
州刺史鄂岳沔都團練兼淮西和州鹽鐵沿江轉運等使賜金
紫與李忠臣夾淮爲治憚寧威名貪暴稍止漕始得通坐杖殺
沔州別駕薛彥偉謫虔州司馬重貶昭州平集尉大曆中起授

監察御史改檢校司封郎中歷蒲青江西轉運留後轉秘書少
監和州刺史理有善政以性強毅不能事權貴處之散位除右
諭德辭病居家德宗奔奉天見於行在復少監典元初改右庶
子還京許致仕歸東都卒年七十九生平好學善於訓子治家
以嚴事寡姊以悌通達體命不妄服藥撰家令什詠予人一通
大畧言君子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雖三往
五鼎非吾志也囚子 贊字和明釋褐濟源主簿時父刺和州
被誣贊奔赴闕庭號疏上詔御史鞠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
訟妻分財不及其子中丞盧倍宰相竇叅右妻欲重妾辜贊不
聽誣以受賊下獄弟賞亟詣登聞上其冤狀詔三司使覆理無
驗出爲郴州刺史叅敗徵拜刑部郎中德宗嘉其才擢爲御史
中丞復忤裴延齡貶饒州別駕母憂再轉虔帝二州刺史憲宗

復改宣州充宜欽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生平孝謹官雖達父母尚無恙奉指使皆責無怨詞 質性強直元和初應制策條對切直至今傳之初授補闕累擢給事中每盡言朝政得失時鹽鐵轉運諸司應決私鹽繫囚省掠嚴楚多致死者質奏自今須州府長吏監決冤者始寡俄率同列伏閣論吐突承璀不宜任將帥上不悅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 貞字典直工文辭尚節義辟留守杜亞東都從事辨明令狐狸非劫盜被斥歷除檢校員外郎侍御史早卒有文集十卷 賞後爲監察御史世以贊兄弟和穆有令譽各以珍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爲酪醢美而多入爲酥真爲醢酬賞爲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爲高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性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步不忍離遂

失婚娶入京就試負母以行擢第湖南和尉有惠政補右龍武
錄事叅軍母亡廬墓斷食鹽酪籍無茵席服除喪困口不言婚
人謂不宜無後芥曰兄有子祀不至絕會嫂媿卽喪求乳媪不
得德秀自乳之數日涇流能食乃止旣長將與配苦家貧乃求
爲魯山令太守待以客禮有虎爲暴獄中盜請格以自贖許之
越且果擒以還一縣嗟異玄宗幸東都補五鳳樓下命附近郡
縣各佐聲樂悉雜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瓊調光麗河內尤
盛魯山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蒿于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
之曰斯人之言哉因語宰相馮內其塗災乎乃黜太守自此益
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無長物駕柴車而
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塙垣局鎗亦無僕妾歲饑日或
不爨飲罷陶然彈琴自娛人以樽酒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復

善文辭作寒士賦以自況門下程休邢宇邢宙張茂之李萼李丹叔李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濟濟列侍房瑄見之而歎曰視紫芝眉宇使人名孫之心都盡蘇源明又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年六十餘家惟枕履單瓢而已渾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以爲過禮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並可惡者大夫皆無之生來罕識女色無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恒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特著三賢論略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劉迅當以六經諧人心蕭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若百煉之鋼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

易一刻之安。及於孔氏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
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
見其妙。穎士當廢典去就。一生一死。乃見其節。德秀謂王者作
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龍
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古
今之變。穎士罪子長不緇。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
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貨物。蕭病貶惡。太丞。樊能太重。若取其節。
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及德秀卒。華私諡曰文行先生。休字
士美。廣平人。宇字紹宗。山字次宗。兄弟皆河間人。茂之字季豐。
南陽人。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有文傳。後垂字翼明。清
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母字
伯高。卽乞師顏真卿者。後擢制科。遷南華令。值大水。饑人相屬。

為具糈幣去給糗糧送之吏為立碑終廬州刺史族子丹叔字

南誠

崔倫字敘深州安平人父死遠方喪歸護柩跣行千里足為之
裂道路流涕廬冢終喪及第歷吏部員外郎陷于祿山不汗
官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
寶應二年為右庶子使吐蕃留二歲執至澤州逼為書使城中
降倫不從更囚避娑城閱六歲終不屈始放還代宗見之感動
嗚咽具陳彼情傷山川險易指畫帝前悉無所遺遷尚書左丞
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諡曰敬子衍字
著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氏不慈倫自舂躄李敝衣以見誣
衍不給倫怒名撻之衍涕泣不言叔殷聞之趨往言衍俸祿舉
送李所何忍乃云倫悟怒解請始不入俄調滑源令勸民力田

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復轉美原遷江州刺史父卒事李益謹所生子邵貸負於人悉為償之已妻子僅免饑寒歷蘇號二州奏號居陝華間所部常郵傳劇道悉多山田賦稅繁重倍於他處裴延齡為前刺史無所發明惡其言將罪之又懇奏曰歲旱民流租額不減民無生理臣常患長吏因循不以聞不患朝廷不憂恤又見言不實獲譴未聞言而受罪德宗哀其迫切特敕度支為減青苗錢尋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靜儉損用度百姓懷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他州民匿逃去行至奏革之前任劉贊進奉結恩州藏耗竭在任十年府庫充溢代者移資遇歲歉推所積錢四十萬緡代民賦稅人賴不流仍敬禮賓佐奏聘名士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賦性清約室無妾媵祿周親族倚以葬埋嫁娶者數十家已喪

不給觀察使路應表諸朝賜帛三百米粟稱之。元和元年詔書
褒衍恩惠在民賜一子官諡曰懿。

權皋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
父僅有文與席豫蘇源明角藝為友終羽林參軍舉擢進士為
臨清尉祿山籍其名表為前尉署置幕府度其必叛然畏猜虐
不敢諫欲去慮禍及親脚厨久之乃乘其獻俘求至京師北至
河陽密與妹婿福昌尉仲譽約疾亟來視陽為啼啜直視若睨
者舉大哭偽作含斂至夜逸去人無知者獨以棺還舉母謂實
死慟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放歸其母舉潛候於淇門母至奉
侍晝夜南奔客寄臨淮為驛亭保祿山果反天下聞其名爭舉
以為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多脅士
大夫復詭姓名以見玄宗錄其忠自蜀遠除監察御史會母喪

得風痺疾客於洪州南北道梗踰年詔命不至會有中人過求
取無厭南昌令王遵欲按之謀於臯泣應曰令何由致天子使
而遽欲治之遺悟謝過顏真卿表爲浙西節度行軍司馬名拜
起居舍人固辭曰吾滌身亂世以全吾志豈反以是受名耶江
淮黜陟使李季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名亦不就年僅四十六
卒李華柳謙韓泐王定皆仰其節特與友善因爲制服華爲墓
表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當時可任宰輔師保不幸早故
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諡爲貞孝子德興宰相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都督家于衛州父早亡
宗屬以伉俠相矜濟獨好學稱爲文雅隱衛之青巖山十餘年
遠近伏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聞諸府五辟詔十
至堅卧不起後因祿山入朝求爲掌書記玄宗許之授試大理

評事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與鈞
禮居府中議論正直久之察有反謀不敢諫希以權免僞作嘔
血淋漓狼藉祿山使人辨驗得所善術令齊玘陽稱不支遂昇
歸舊廬反日遣蔡希德封刀名之卽不起斷首來見濟色不動
左手書病不可行希德還以實病告後慶緒復強起與致東都
安國觀月餘代宗收京首謁軍門送於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
受僞命官繼拜以媿其心授秘書郎轉太子舍人來瑛辟爲參
謀拜禮部員外郎居襄陽立墅楚昭王埋地中瑛死屏居大曆
初江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 子逢幼孤及長耕
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以尚義聞歲饑節用積則振其餘
於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贖恒恐父名不得著國史
兢兢朝夕元和中襄州節度袁滋表流節行與權舉同科宜載

國史有詔贈秘書少監史官元稹韓愈皆曰夫辨所從於居安之時易堅直操於危迫之世難蓋佛人之心多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若甕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而能眷眷本朝甘心白刃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逢身行能以標目其先人播之天下微之天子高爵顯恩赫然驚人於例俱當得書由是父子俱顯名

符令奇沂州人初爲盧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薛嵩署爲軍副將卒田承嗣盜其地引爲右職田悅拒命令奇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已無噍類今田氏暗之覆亡無時汝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亂中醜兒今行吾死不

朽不行吾亦死尸懸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率二弟與父嘯
臂爲別因送李納兵歸齊璘以所從三百騎降於馬燧悅聞切
責令奇正言數日爾忘義背主旦夕係縲宗族屠地吾教子以
順殺身何悔鈞爲一死過爾遠矣悅怒奮起殺之夷其家令奇
顏色不變時年七十九惟妻匿里中獨免 璘字元亮燧初署
爲軍副詔拜特進封襄陽郡王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贈戶
部尚書加璘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李
懷光反從燧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又從入朝加輔國大
將軍重賜靖恭里第藍田田四十頃悅死詔逆其母賜宴別殿
凡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祖結父倕三世一變時推家法至德
初倕獻賦行在肅宗賞之位終吏部侍郎生六子皆有善譽俱

登進士邠再中制策貞元中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右補闕疏論
裴延齡以饒亮知名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凡七年
權吏部遷至禮吏二部侍郎賜金紫爲人溫裕沉密尤敦清儉
大爲憲宗器重裴均薦其材將引爲相以病寢後改太常卿知
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初上大閱四部樂於本署許人縱觀
邠由寓第親導母輿以往公卿逢者避路人詭其榮元和十年
母喪哀毀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子瑤瑛孫彥融皆
登進士歷位臺閣弟鄴少有文學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太和
中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卒贈禮部尚書凡四世繼
麻同幾兄弟皆官三品再爲禮部三知貢舉四奉朝請唐興無
有其比且孝敬怡睦聞望冠族爲時名德卒後不旬日訓注亂
起君子以爲崔氏積善之徵子瑄咸居光德里後葬便齊宣宗

聞而嘆曰崔氏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
卽其里爲德星社云 卽字廣略復以書判入等授集賢殿校
書郎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儀秀偉神情雅重人望而愛之
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然終不可捨也內憂釋服改吏部
員外郎中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褒黜審當爲時
所稱遷左司以有禮學鄭餘慶詳定禮儀遷爲判官進諫議大
夫諫穆宗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萬民繫于陛下自山以東百
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僅十舍百姓
憔悴畜積無有願日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轉給事中
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謝恩而奏陛下用臣
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
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卽當請益高鉞進曰恐天下之人見陛下

未嘗延接儒士意雖樂善寧能知之帝重引請遂賜錦綵轉禮部侍郎掌東都試凡兩歲平心閱實賞拔藝能所擢無非名士出爲陝州觀察使以寬爲政奪吏俸以益上供歲率八十萬卹不忍自封卽以府常費代之民因轉輸設以方略爲致諸漕疲人稍安弊聞流遠遷按鄂岳安黃等州治尚巖峻人問其故荅曰政非知變陝上瘠民貧勞撫稱恐不至鄂土沃民黠雜以蕪俗非用威莫能治聞者嘆服郡苦江湖叢盜因造蒙衝治鎧仗上下窮躡林月盡獲轉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爲人性恢廓疎于財利有輒不藏悉以周給親舊爲治婚喪三按廉車率滑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家居怡然子弟不訓自化屋舍卑陋不恤五子瑤瑾登進士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瑤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拜禮

部侍郎繼父浙西鄧岳觀察使之任瑾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頗爲得人至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瓌瑛瑒官至郎署給諫

賈直言者隨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嶺南中路賜酖父將就死僞令拜四方上下神祇告辭使者哀之視稍怠卽取白飲迷仆而死呌曰游鴻于足絕而復蘇自此病跛代宗聞之得減父死直言妻董氏臨別時因年少與訣曰生死不可期爾可亟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篋直言器以非已手不解相違二十年乃還著帛宛然及解而湯沐髮墜無餘後從事李師道朝夕進諫月勿說者二典觀說者一欲令去逆效願訖不聽禁錮之劉恪嘉其所爲奏置鄭滑幕中遷潞亦與俱行遇有乖失必盡理敘規悟聽其言以是不虧臣節美譽彰聞穆宗徵爲諫議大夫

表懇乞留改授檢校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昭義行軍司馬歷太子賓客元和九年卒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

丘爲嘉興人生平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致仕還鄉縣令謁之爲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年八十餘母尚無恙詔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以致仕官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惟罷春秋羊酒卒年九十六